

今昔讀書甘苦談

祖 凌 雲

教育是增進國民知識、增加國家財富、強化國防力量、推行民主政治的原動力，如果不從教育着手，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獲得實效。

我們目前的情況，大家只注意到經濟發展和政治運作的優異表現，其實這都是得力於教育的成功。復興基地現有的就學率已接近百分之百，除極少數老年人不識字外，幾乎已沒有文盲。如說我們的全體國民都是知識份子，並不誇張。目前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，就有什麼樣的人才。辦公室的職員，工廠裏的工人，都具有電子機械知識；軍隊裏盡是中學生和大學。而我們的教育方式仍在力求改進，除學校教育外，又增辦空中教學，使無法到學校去讀書的人，在家裏就能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。中華民國的教育已經開花結果，將來一定會一年比一年更豐收。

看到現在的情況，欣喜之餘，不禁回想起過去的教育情形。老實說：過去國家之所以貧弱，人民生活艱苦，社會不安定，國防力量薄弱，追本溯源，教育不普及是主要原因。民國以前，我們的教育都被限制在一個很狹小的範圍之內，只有少數的人有學校可進，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是由

父兄教導，或在私塾學成的。雖然孔子主張六藝教育，但後人卻偏重六經，把六藝中的數數略了。所謂數，並不是加減乘除而已，實際上就是科學教育。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，只考寫文章、詩詞歌賦等，從未教過考過科技；天文曆法、建築、醫藥等都是極少數人私自傳授，官府一向都不重視，也不倡導，當然也就不會辦學校來大量培育人才了。結果我們出了不少文學家，卻沒有科學家。西方已經有機械了，我們還在靠人力；西方已經有輪船火車了，我們還在騎馬乘轎；西方已經用槍砲了，我們還在用弓箭。等到我們發覺以後，雖謀求改進，然而已經落後太多不容易趕上列強了。

民國以後，國民都可以受教育；然而條件不足，進度有限。北伐統一以後，國民政府大事創辦學校，不僅希望年輕人受教育，因為是訓政時期，成年人也要受教育；政府確實有決心要把全國的教育辦好，讓每一個人都能讀書，都成為知識份子。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，日本侵略中國開始，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為止，在這一段時期裏，國家的處境最艱難，青年就學實在不

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回想起來，真是滿腹辛酸。然而回想的目的不在發洩一己的感情，而在期勉自己和現在的青年朋友，對我們國家今天的成就知所珍惜。

四五鄉鎮一所小學

筆者生長的地方，是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。在抗戰之前，相鄰的四五個鄉鎮，只有一所公立小學，那個時候能够讀小學已經算是天之驕子了。我們讀的那所小學的房舍原來是一座廟宇，爲了要辦學校，所有的菩薩都被搬走了，和尚也被趕到別的廟宇裏去。教室是用很薄的木板隔成的，而且只隔了一半，沒有天花板，上半截是相通的，隔壁教室裏老師講課的聲音也聽得一清二楚；要是有一個教室裏上音樂課，那就更熱鬧了。原來的正殿改爲禮堂，也是餐廳。校長和老師的辦公室、寢室，都在禮堂的兩邊。學生的寢室只有三至四間，全是上下鋪，每間住十幾個人。只有遠道的學生才准住校，附近二十華里以內的學生都是早上來，下午放學後回到家裏去。往返都是步行，沒有公路，連腳踏車也沒有，每天光

是在走路上的時間就有三到四個小時；路況也不好，多半是泥路，有石板鋪成的少之又少。沒有人穿過皮鞋；有錢人家的孩子穿布鞋，窮人家的孩子穿草鞋，還有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腳的，冬季下雪天也不例外。住校的學生在學校裏搭伙，每月由家裏送米來，並按規定繳菜金。不住校的學生，較近的中午仍回家吃飯，稍遠的則在伙食團搭伙。那家境特別窮的，中午多半都不吃飯，有的只吃一點早上從家裏帶來的乾糧。新生報到時，除繳學費、書費外，還要繳童子軍服裝費，光是這一大筆費用，就迫使很多人上不起學。以後每學期仍要繳很多錢，那繳不出來的就只好輟學了。書籍文具都是從縣城裏買來的，紙質不好，而且價錢很貴。一學期只發一枝鉛筆，那是專門上圖畫課時用的，其他寫作都是用毛筆。每天都有練習寫字的時間，而且還要呈給老師看。在初級小學階段，寫得不好的還要被打手板。全校只有一架風琴，那不僅是全校惟一的樂器，也是週圍地區惟一的樂器。除上音樂課時由校工抬到教室裏供音樂老師用外，其他時間都是放在辦公室內，只有老師們可以彈，學生是不准碰一下的。

只重樂教忽視體育

學校很重視音樂教育，其實也只是唱歌而已；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，抗戰歌曲大批出籠，在學校裏集合時要唱，遊行時要唱，放假回到家裏也要唱，對激發民心確曾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。而那些歌的詞和曲作得都非常好，激昂奮發的可以唱得人熱血沸騰，哀怨淒涼的可以唱得人

心摧腸斷；其中有一些歌詞，沒有一點舊文學底子是寫不出來的。

運動是以籃球為主，只有一個籃球場，完全是泥土地面。人們對籃球都覺得非常新鮮，每天都有老百姓來看打球，趕場天尤其熱鬧；會玩幾手的老師和同學們，最喜歡在趕場天賽球，在大家的心目中，似乎會打籃球的就是進步份子。那時候打籃球並沒有運動衣，甚麼服式都有，甚至有穿長袍的；腳上穿的多半是草鞋，能夠穿回力牌球鞋的，那簡直就了不起，教人羨慕死了。那麼多學生，如果大家都喜歡打籃球，一個球場當然不够分配，好在學校也不重視體育；上體育課時，喜歡打籃球的並不多，其餘的人就在教室外閒玩，故大家最喜歡上體育課。期終考試時，每人投三次籃，由老師任意評分，那平時喜歡打籃球，而又是校隊隊員的一定得最高分。在課程表裏面有一項勞作課，那真正是勞力工作，學校有一個小花園，每一位學生分配一小塊土地，種花、除草、堆土、施肥，每週有正式課二至三次，平時仍由負責的學生各自去照顧。故花園雖小，但却非常清潔整齊，花草也長得很茂盛。

學科有國文、算術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、常識等，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都是一樣，只是高級小學的內容比較深一些，每一堂課只上半小時；國文課多半是集體讀，頭一天的課，第二天要背誦，背不出來的要挨打手板，故很多人最怕上國文課。有些教歷史地理的老師也要求背誦，這下子就苦了，故上自修課時，教室裏全是一片讀書聲，不是小聲默唸，而是高聲朗誦，有的還

讀得搖頭晃腦；讀的人自得其樂，旁人也不以為怪。算術是一門比較不受歡迎的學科，那缺乏數字細胞的人，再用功也學不好，每學期算術不及格的人最多。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原因，那就是其他學科都可靠死背死記，考試時凡是背過的多半都記得，能記得就能答出來，而算術則是要臨時演算的；也有人把曾經演算過的「四則雜題」讀到能背誦的程度，考試時碰巧遇到相同的題目，就可得到高分，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。不過，九九乘法表則是每一個人都會背的。

胡姓老師盛氣凌人

老師裏面，最高學歷是高中畢業，最低學歷是初中畢業，初中畢業的多半是教體育、董軍或勞作等。音樂和圖畫多半是由女老師教，女老師只有一兩位，不講究學歷，會彈風琴，會唱歌就行了。在學校裏，大家稱老師為先生；在社會上稱老師為教員。女老師就是女教員，一般人對女教員都另眼相看，因為是讀過書，認得字的女性，再加上會彈琴、會唱歌，自然更不同凡響了。因此，女教員便成了眾目的焦點。還有一些鄉下人特別喜歡到學校來看女教員，主要的原因是那個時代女性讀書的人太少，學校裏的女學生每班也只有兩三位，而且是從來不跟男生交談的。

雖然是小學，但校長的地位却非常崇高，學歷也只需要高中畢業就行了。然而如果在地方上的聲望不够，再高的學歷也得不到那個職位。在學生的心目中，校長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是最可怕的人物；因為他總是穿得整齊齊齊的

中 雜 誌

外，拿着一條竹板子到處走動，看到那不順眼的，不是罵，就是打。他也有時也代老師上課，在講臺上聲色俱厲，無人不怕。

有一位重慶聯中畢業的胡老師特別值得一述。重慶聯中是當時很有名氣的學府，只有高中部。那個時候，能够考入重慶聯中讀高中的，必然是人中之龍，鳥中之鳳。畢業時會有人往家中送報喜的紅帖子，在大門外放鞭炮祝賀。那位胡老師因此也自視甚高，偏巧他又是在縣城裏長大的，自以為見多識廣，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教書，面對這一羣土裏土氣的學生，於是處處都表現得日高於頂，不可一世；不論上課、訓話，都是一副輕視的態度。他教的是國文，但總喜歡講一些題外的東西。他去過北碚，看過運煤炭的火車和鐵軌，於是大吹火車輪在鐵軌上運行的情形。學生們從來沒見過那種東西，只是好奇，對他講的一切根本不懂。有一次他又講到飛機，他認為飛機能飛上天空，完全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故，螺旋槳產生的風力打在飛機的翅膀上，翅膀立即產生反作用力，於是就飛起來了。他講得揚揚得意，學生們也覺得胡先生真了不起，連飛機的學問都懂。其實他的那一套理論完全是胡謔，要是那時候就有噴射機，不知他將會如何自圓其說？最荒唐的是有一次他居然講起男女生理衛生來了。他首先要同學們必須開通，要正視這個問題，須知在那個時代，那種地方，這個問題還是不能公開談的。當他剛講到男女生殖器官之時，女學生都低下了頭，男學生都羞紅了臉，他頓時將一位男學生叫起來痛罵一頓，說那位男學生

家庭教育不好；又罵全班學生都是鄉巴佬，不配受現代教育，然後下課鈴還未響，就提前下課，氣沖沖地走了。

他從家裏帶來一副望遠鏡、一個留聲機，這兩樣東西都十分新奇，大家都只是聽說過，還未見過，於是大家都搶着看望遠鏡，聽他放留聲機。好奇怪，小喇叭口裏會有人唱歌，雖然聲音很小，但靠近一點仍然聽得很清楚，而且很好聽。就是這樣，大家對那位胡先生總覺得高深莫測，因而也感到自卑，一位才高中畢業的老師就如此了不起，大學畢業的自然更了不起了。

鼓勵讀書創新風氣

大約是七七事變後的第二年，有好幾位高中畢業的老師都被調到鄰近鄉鎮新成立的小學去當校長，那些小學的校舍也是借用廟宇來改建的，菩薩和尚也只好受一點委屈了。

不久那些當過校長的，或者有高中畢業學歷的人都被派任鄉長或鎮長，好像聽說大學畢業的人可當縣長。政府勵精圖治，儘量起用有新學問、有新思想的人來管理政治事務，確實為國家創造出一股新風氣。同時也鼓勵小學生一定要設法繼續讀書，至少要讀到高中畢業，因為要這樣才能當鄉鎮長、當校長，至低限度也可以當小學教員，不論當甚麼，都是够神氣的。學生的年齡並沒有限制，有的是已經結了婚的，這樣的人多半都不會再去讀中學，然而有高級小學畢業的學歷，在地方上就已爭得一席之地了。起碼可當私塾老師，教那些鄉下孩子唱歌，出童軍操。後來當

各鄉鎮在鄉間增辦小型的初級小學時，因為找不到適當的人，很多高級小學畢業的人居然當了校長，同時也兼任老師，那種學校通常都只有一班學生，人數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人，跟私塾的規模差不多，但教的書却是新式的課本。想像可知，那樣的師資，當然不會有好的效果，但在普及教育上總算一步一步地在向前移動。能够讀小學，而且又能讀到畢業，還有一種好處，就是不會被拉去當兵。如果能考上中學，那當然是地方上的才子，受人景仰和愛護，一致認為如果把這樣的人拉去當兵，實在太可惜了。那考不上中學的，多半都會被羅致去幫忙辦一些文書方面的工作，與地方上當權的人士混在一起，不久也就成了有權有勢的人。所以，不要小看了那個時代的小學生。親友之間都喜歡標榜自己的子女讀書的情形：「太子今年是高小二年級，馬上就要畢業了！」不要說畢業，光是這「高小二年級」就够人羨煞的。因為有太多子女進不了小學的門，讀書之難，想像可知矣！

讀小學難中學更難

讀小學難，讀中學更難，全縣只有一所縣立初中，每年春秋兩季各招生一次，每次錄取大約一百名。後來從淪陷區逃到大後方的青年一天天增多，政府增辦國立中學，同時地方上也有人出資籌辦私立中學，加起來亦不過三所，怎麼也容納不下各小學畢業的學生，於是逼使很多人不能升學；然而那考上了中學的也並不輕鬆。第一，不論公立或私立都要繳很多錢，私立的當然繳得

更多，很多家庭負擔不起，但是能够考上就已經不容易了，無論如何也得去讀。於是，有告貸的，有賣糧食的，甚至有賣田產的。第二，學校都在縣城裏面或近郊，從偏遠鄉間去要走一兩百華里的路，往往是天不亮就動身，黃昏後才能到達。有錢人家的子女可以坐滑竿，請人挑行李書箱，到校後繳米貨金；貧窮人家的子女則只有靠兩條腿走路，自己背書箱和小部份行李，另外請人挑米；那更窮一點的人家，就是由父親或兄長親自來挑。只有少數離學校較近的人可以住在家里，大部份人都必須住校。學校的設備除縣立中學較好外，其餘兩所都很差，特別是那所私立中學，是設立在城隍廟裏的。那些辦學校的人，不怕菩薩，但仍然怕鬼。廟裏面別的菩薩都搬走了，惟獨城隍老爺、無常老爺和鷄脚神不敢移動。那無常老爺全身都是白色，戴着一頂高帽子，手上拿着扇子，扇面向外，像與人打招呼似的，上面寫着一行字「正在拿你」，看了好不怕人！還有人說，城隍殿內每天深夜都有問案和打板子的聲音，在那樣的環境裏讀書，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，實在是太糟糕了，如何讀得下去？然而，在那個時候，一個個却樂不可支，因為所追求的只是有學校可進，有書可讀；環境不好，生活艱苦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無暇去計較了。

爲了整修教室和宿舍，學校曾一度搬到鄉間去，依然是借用廟宇。教室和寢室都是臨時湊合的，有幾班教室還是借用民房，每天上下課須走很長一段路。下雨時，路上泥濘不堪，往返非常不便。

生活艱苦真正讀書

民間稻穀欠收，兼之要加繳軍糧，運往前線，因而米價甚貴，全國都在節衣縮食。學校採取的措施是每天只吃兩餐，上午的一餐是在十點鐘，而且是吃稀飯，一大碟蠶豆，或者一大碟豆芽，就算是菜了。下午的一餐是在四點鐘，雖然是乾飯，但飯內有很多稗子、沙石，必須加入米湯將其沉到碗底，於是也變成稀飯了。不但談不上營養，連撐飽肚子都有問題，經常感覺饑餓，上課時精神恍惚，注意力無法集中，講臺上的老師愈看愈矮小，視力模糊；有時餓得全身發冷。家裏比較富有的可以吃零食，那貧窮的只有咬牙苦撐，等到星期六下午下課後趕回家去飽吃一頓，星期日晚上再回到學校。有的人往返要走一兩百華里，幾乎一直是在走路，只是爲了要吃那一頓飽飯！至於醫藥衛生更談不上了，連紅藥水、碘酒一類的東西都沒有，一旦生病，小則任其自癒，重則只有回家去。

有一些從淪陷區撤退到後方來的人創辦的私立中學，設備更差，居然連廁所都沒有，學生全在野外方便；洗臉洗澡都是在外面的河邊。早上景觀最不堪入目，到處都是在方便的人，而學校當局也不設法改善。學生所繳的學雜費全都用在維持教職員及眷屬的生活上去了，那些眷屬也過得非常苦，一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裏，那一屋子既是寢室，又是廚房，也是廁所。抗戰時期大家都苦，都是在得過且過，能活下去就不錯了，還有甚麼不滿足的。真的只是讀書而已，其他甚麼都不講究，一套制服要穿三年，第一年訂做時就要求做得大一些，長一點，以備第三年人長大了還可以穿。冬天加上一件棉大衣，那做不起棉大衣的，便在裏面加短棉衣或夾衣。下雪的天氣，坐在教室裏冷得發抖，聽課的效果當然會大打折扣。

寫英文需要鋼筆，買一枝寫起來不刮紙的鋼筆要很多錢，一枝鋼筆也要用很多年。一張紙、一本練習簿都很珍貴，因為樣樣都缺乏，連衛生紙都必須珍惜使用。那時候似乎還沒有衛生紙這個名稱，一般人都叫草紙，紙質非常粗糙。只有重慶和附近少數縣城有電燈，絕大多數城鎮都是點桐油燈，有一種用乾竹枝膠松油做成的桐油燈價錢便宜，但煙濃味重；另外有一種電石燈，光亮較強，但有一種怪味。夜間自修時，教室裏的照明全靠各式各樣的燈，當然沒有電燈那麼明亮，而每一位學生花在上面的錢也不是一筆小數目。只有縣立中學有圖書館和實驗室，私立中學則只有教室，平時除教科書外，任何參考書都沒有，理化課也只能學到書本上的一點東西。縣立中學的實驗室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實驗，能提高學習興趣。老師的素質參差不齊，教國文的老師有的曾是滿清時代的秀才，還有點過翰林的。對文言和詩詞歌賦確有一套特殊的見解；也有只會講白話文的，極力反對文言。最糟的是都不會講國語，全是方言發音。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江蘇常熟人，學問很好，有些不常見的生字，學生們跟着他用常熟人的讀法發音，可真害人不淺。教英文的老師有外省人，也有四川人，一般說來，外省

籍的老師教得較好，四川籍的老師不論讀單字或句子都分不出輕重音來，就像說四川話那麼平平的。

能升高中便很光彩

全縣只有兩所高中，很顯然的，初中畢業以後，又有很多人被迫輟學，成績好的仍可到別的地方去考。能讀高中，不論學校好不好，回到家鄉都是很光彩的。讀高中中要接受軍事訓練，那一套高中制服特別教人羨慕，在一個鄉鎮裏難得有幾位高中學生，假期中趕場時任何人都會另眼相看。不過，一人也只會有一套，而且也是穿三年的。能讀高中固然很好，但若必須去外縣市讀，那就份外麻煩了，走路、坐船要花兩天的時間。學雜費、書籍費也要貴得多。筆者當年讀的是省立高中，比較起來算是很好的了，雖然不一定比縣立高中好，至少比私立高中要好一些，然而在設備上仍然不夠，圖書館、實驗室也只是有名無實。生活上仍然很苦，吃飯時六人一桌，只有一樣蔬菜，每週打一次牙祭（吃肉），一人也只能吃到一兩片豬肉。平常喝的湯裏面可以看到油跡，那是伙仗耍的花招，他將一塊未經炸過的豬油，用布包紮在一根竹竿頭上，湯燒開以後，將竹竿頭放入開水中攪動一陣，於是看起來就像是煮過豬肉的湯，俗話叫油水，再撒點鹽進去，就有味了。比較普遍的私菜是油辣椒，那是利用辣椒粉加鹽放在芥子油或黃豆油裏炸熟，吃起來特別下飯，只要有這一樣菜，就可吃三、四碗飯，沒有甚麼營養，但能塞飽肚子。

沒有自來水，用水都是從長江大河裏挑來的。夏天漲水，河水混黃，須先用明礬沉澱才能取用。故雖然是住在長江邊，用水卻並不方便，衛生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一知半解容易滋事

照理講，中學生都是很有學問的，應該專心讀書；然而，實際上不論高中或初中學生，都正好是在一知半解的階段，加上血氣方剛，很容易鬧事。是故幾乎每一個學校裏都有管教上的問題，嚴重的打老師、鬧學潮，或者學校與學校之間打架。學校當局能管的則管，管不了的則任其自然發展，因此使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，有不少高中畢業的學生徒具虛名，當然也有成績很好的。凡是成績好的就有希望讀大學，爭取更高的榮譽和社會地位。大學雖然不多，但希望讀大學的人卻非常多。一方面是求深造，獲得更高的學歷；另一方面則因為大學多半都是公費，連伙食都有公家的津貼，而且只要能考上多半都能畢業。一般的師資也比較好，環境和設備都比中學要好得多。

政府的政策也特別重視大學教育，把大學生看成國家的寶貝。不幸的是共產黨的宣傳重點也指向各大學，共產黨的新華報幾乎是免費贈閱，凡是訂閱過一次的，以後即使不付報費他也照常送來。在各中學裏也有這種情況，不過中學生還不大注意政治問題，大學生就容易受影響。一旦思想發生偏差，就將政府對培植大學生的所有恩惠全忘記了。有了伙食津貼不但不知感謝，還要

遊行示威，搞吃光運動。

知識青年從軍，絕大部份是高中學生，大學生並不是沒有，只是不如中學生之多。光從這一件事上來檢討，當年政府對中小學的教育投資收穫最大。而在各大學內却忽略了共產黨的滲透問題，幾乎使對大學的一切照顧全功盡棄。時至今日仍然是值得警惕的。

今日學生得天獨厚

今天的復興基地，與抗戰時期的大後方相比，可以說是讀書人的天堂。當年的過來人都會覺得，現在的讀書人是得天獨厚，是在享受讀書。復興基地學校的數目可能比當年全國還多；筆者去過馬祖和東引，在那麼偏遠的島嶼上都有中學，校舍都是鋼筋水泥建築，師資好，設備完善。至於本島，已是自目共睹的事實，甚麼樣的學校都有，只要不過份挑剔，都有學校可進，有書可讀，而且還會讀得很舒服。吃得飽，穿得暖，也不必涉水登山，何等自在！人在福中要知福，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，然而對目前所擁有的也必須知道珍惜。

國力的四大要素是思想、經濟、軍事和政治，而以思想為最重要。思想就是知識，其他三大要素的強弱均以知識為依歸。而知識則純靠教育，教育成功則強，反之則弱，故欲增強國力，須從教育着手。我們今天的一切成就，都是得力於教育的成功。大家都應該頌手稱慶，並應繼續努力，在現有成就的基礎上，改正缺失，求取更大的成就。（時代文摘創作稿）